

秋风起时螃蟹肥

□应红枫

秋风起，螃蟹肥。每到蟹季，面对那一筐筐满地乱爬的梭子蟹，便是一些吃货们大快朵颐的时候了。吃螃蟹，最简便的当然是清蒸，原汁原味，蘸上特制的酱醋调料，便能啃得眉飞色舞。但是我更喜欢做葱油蟹、烧蟹羹，有时还索性把烤熟的螃蟹大蟹钳拧下来，一长串一长串地悬挂着晒个半干，休闲时当零食吃，柔韧而有嚼劲，更能品尝出大海的味道。

每逢休息日，我最喜欢做一道葱油香酥蟹。做葱油香酥蟹，必须挑选肥美的梭子蟹，洗干净，拿牙签刺入螃蟹口器，直抵螃蟹心脏，使其昏迷，而后挖开蟹壳，除去鳃心等杂物，把螃蟹对切成六块，或者八块，备用。准备适量生粉，浇入香油，少许食盐、料酒，搅拌均匀，然后调成均匀糊状。把调和的生粉均匀地涂抹在蟹腿的切面上，并尽量压实，使蟹肉入味。准备妥当，点火架油锅。待油锅有七八分热时，依次放入准备好的蟹腿，文火煎熬，待蟹腿上的生粉呈现金黄时，起锅装盆。油煎螃蟹混合着香油料酒等各种调味品的香味，顿时使满室生香……但是这还只是半成品，还需用葱香佐料略熬些葱油汤汁并勾芡，直接浇在已经起锅的螃蟹上。汤汁浓稠，色泽欲滴，一盆色香味俱佳的葱油香酥蟹就可以上桌了。

除了清蒸和红烧，各种腌制的螃蟹也不失为世间美味。与腌制其他

的海产品不同，腌制呛蟹只需很短的时间。在所有的腌制海鲜中，糟鱼的腌制时间是最久的，至少需要一个月，而呛蟹的腌制根据各人口味和喜好，一般只需要四、五个小时即可。选择腌制呛蟹，一定要选红膏蟹，因为这样做出来的呛蟹口感是无可替代的。做呛蟹时，先把蟹洗净，在缸内倒入清水，放入食盐拌和到全部融化，再把洗净的膏蟹入缸内。缸内盐水的浓度要随蟹放入水中能浮起为止，再用石块或木板压住，使膏蟹不浮出水面。腌制好的呛蟹，如果暂时不吃，也不可再放入盐水中，因为入卤时间太长，蟹会变得太咸，影响口味。

每到蟹季旺发的时候，以前的渔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蟹黄饼。蟹黄饼是用膏蟹内上等的蟹黄，装在盘中蒸熟成饼状，待晾干后一般都会挂在厨房檐下或其他阴凉处，炒菜的时候切几片放入，那盘菜便会鲜得让人眉毛都掉下来。每年蟹季，海鲜市场里螃蟹唱主角，价格自然也便宜，那些略小的或者奄奄一息的，水产贩子们巴不得赶紧早点削价脱手。这时可以挑些相对壮实的螃蟹，回家切去蟹脚末端，掀掉蟹壳清理蟹嘴和鳃，分切成四块，或者六块，洒入白酒，米醋，盐巴，佐以桂皮、茴香等辅料，就可以腌制成蟹股。这样腌制的螃蟹，除了有厚实口感外，更有一味特殊的醇香，入口品尝，回味悠长，那份大海的味道让人欲罢不能。

楼顶“战”事

□徐国南

前年中秋节前一天下午，楼顶上。除了水泥隔热板都已不知去向，有三四位施工人员正在忙着处理楼顶上的垃圾。看到我爬上去，估计以为我是顶楼主人，一个年纪大点的指着原盖的油毛毡说：“这油毛毡质量很好，至今仍乌黑发光。”我告诉他，十年前我曾大修过一次，油毛毡尽量选好的，后又两次小修，花了近七千元维修费。

有了话题，我们交流走向深入。他又说，这次有政府出资，你们自己就不用花钱了。我说，是的，至少十年，我不用再上楼顶了。这次老旧小区改造，我们老百姓托政府的福，不用费力，更不用花钱，就可旧貌换新颜。尽管他操着安徽口音，楼顶上又空旷无际，但大致上还是能听懂交流。

虽到中秋，阳光已没有夏季的灼热，但下午二三点钟30摄氏度左右的气温也足够让那些在楼顶上忙碌的施工人员热得大汗淋漓。我忙着上下楼梯，在他们的道谢声中替他们烧水送茶，总算缓解了他们的口渴之急。

第二天是中秋节。下午，我正在午睡，楼顶上就传来“轰轰”的响声。我带了一袋月饼爬上楼顶，看到西北角两个男子，一个年大的看起来50多岁，头发花白，两手叉腰，若有所思；另一个年轻的，正躬着腰，在天沟里铺贴油毛毡。我和他们打了招呼后，伸手从袋里拿出两个月饼送给他们，并说：“今天中秋节，人们合家团圆，你们却在忙着干活，辛苦了！请尝个月饼，祝你们节日快乐！”那个年大的连忙说自己不吃月饼，对我的情意深表感谢。年轻的接受了，但仍低着头继续干活。

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他

们是父子俩，安徽人。那个年轻的才28岁，有两个小孩。对面那几个在忙碌的都是他们的老乡。中秋节很多人能合家团圆，可部分人却是亲人分离，只能是天各一方，遥寄思念。“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称赞道：“为了舟山的繁荣和明天，你们无私奉献，将智慧和汗水洒在了我们岛城的土地上，军功章上将会刻上你们的功劳。”他微笑了一下，那古铜色的脸上漾起幸福和自豪。

第三天清晨六点半左右，楼顶上就传来响动，这么早又在干活了？我爬上楼梯，果然，几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又开始工作。其中一个穿黄色T恤衫的男子右手握着煤气铜管，酒杯型的喷头正蹿着绿色火苗，发出“轰轰”的响声，左手正将整筒的油毛毡缓缓展开，与左边的油毛毡边沿等距离重叠，然后将那喷头在油毛毡的外面缓缓移动。绿色的火苗疯狂地跳跃，高温下油毛毡迅速软化，与地面紧紧相吻难舍难分。

现场“战”事正酣，周围几幢房顶上施工人员们正挥汗奋战，平展的油毛毡透着乌黑的光亮，隔热板堆叠排列恭候加盖。对面高大的吊车正伸展着巨大而修长的臂膀将整袋的砖块从地面上轻轻提起，徐徐上升，又缓缓落在房顶。卸垃圾、提砖块、运隔热板，全是为老旧小区改造。

傍晚五点半左右，夕阳西下，我想去看看楼顶上油毛毡铺贴进展情况。爬上楼顶，几位师傅尚未下来。他们说，中午热，只能早晚多占点时间了。为了尽快结束“战斗”，完成任务，他们也真劳苦又尽力了。

夕阳斜照，将他们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像一个个高挑的巨人，令人敬仰。

秋天，临风，临秋风。
秋风凉，一阵阵的凉，自然万物，都在变化。风中，有味道，有色彩，有声音，有感觉。你会由此，而感受到一个季节的成熟和衰败。
风中，吹来淡淡的菊花香。菊，是野菊，漫山遍野的野菊花。菊花香，是一种药草香，在飘逸，在弥漫，在氤氲，然后，缓缓地没入，浸入鼻孔，浸入心脾。药香中，你看到了色彩，黄色的、白色的菊花。你甚至看到影像：一群少女，正在采菊，一朵朵，一枝枝；簪于鬓角，摇曳于手中……
花香，人美，风中翩翩的，是菊花美人。

风中，吹来百果成熟的甜香。
山楂熟了，滴流索罗，点缀枝头，其香，酸酸甜甜；苹果熟了，掩映枝叶间，苹果的甜香，异常浓郁，像化不开的浓烈的情感；木瓜初熟，呈黄绿色，然后渐变为嫩黄；木瓜内敛，香味不浓，它的香是深藏的，会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天一天变得浓郁起来，然后，以更持久的耐性散发出来；于是，你想到了“清供”：采一

简静秋光

□马亚伟

“天蓝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名词，而是一种标志，是秋天特有的标志。有时候真想测量一下蓝天有多蓝，可我知道，再高明的画家也无法精准地捕捉到那种蓝的纯度，无法测量出蓝天有多蓝。“天蓝色”是属于秋天的，只有秋天一到，风烟俱净，蓝色才如此透彻明净。蓝天高远，云影淡淡，大片大片的留白给人空寂之感。但那种空寂不会令人惆怅，反而会激发心底的豪情。独对秋空，心胸开阔无边，所有琐碎庸常的情绪一扫而空，只剩下神清气爽。

秋天的原野，仿佛奏响了悠扬的曲子，一种宁静而宏大的旋律响在耳边。草木和庄稼不再无拘无束地疯长，它们懂得了克制和收敛。生命就是如此，懂得克制和收敛，成熟的味道就出来了。庄稼们不再张扬地高昂着头颅，而是谦逊地低头敛目，以朝向土地的姿态向天表白心迹——忠诚土地，奉献赤诚，把生命的馨香全部释放出来。丰收的原野，到处都弥漫着秋天的香气。庄稼排列有序，在田野中站成一道道风景。果树上果实累累，菜园里瓜果飘香。秋天

的色彩是绚丽的，但整个秋天的底色是简静的。我站在秋天的原野，阵阵秋风吹了过来，秋天的馨香浓淡淡淡地飘来。忽然觉得，我是站在一幅安静的油画面前。这幅油画，色彩饱满，意境幽远，传达出秋天的韵味和深意。繁华深处是简单，喧嚣过后是安静。简静，是季节最美的样子，也是季节最终的归宿。

长天秋水，落霞飞雁，田野远山，简静秋光。如果你躲进秋天的角落里，细细品味简单安静的秋光，你会发现，秋天馈赠给你的岂止是这美好的秋色？连同秋天那种优雅的气质，以及通透的智慧，一并赠送给你。秋天褪去了臃肿的夏服，卸掉了厚厚的浓妆，呈现简约之风。虽然删繁就简，但秋天的繁华并未落尽。秋日里果实丰满，收获满满。整个秋天，像一个优秀却低调的人，满身光芒却不会刺伤别人的眼睛。秋天自信而又谦逊，让人仰望，赐予人向上的力量。

简静秋光，季节诗章。莫要辜负这大好秋色，在秋天的角落里，做一棵简单安静的植物，尽享秋之美好……

临秋风

□路来森

枚，放于青花瓷盘中，置之案头，于是，一阵阵的秋风，便长久地在案头吹拂。漫山遍野的酸枣果，也成熟了，酸枣果带有一种野性，野性的酸枣果，其香淡淡，裹着秋风的味道，这是最荒野的一种果香。

秋稼成熟了。
高粱红，玉米黄，棉花白……
秋稼的香，是混沌的，你很难分得具体、清楚，很难下一个明确的论断。你会想到“丰收”二字，“丰收”的香，很有点形而上，由此，你想到的是劳作的辛苦，“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汗水酸涩，身体的疲劳，还有劳动的欢愉。更重要的是，“丰收”二字，洋溢着一种汪洋的景象之美：广袤的田野，连片的庄稼地，弥目绚烂的色彩，还有摇曳葱翠的喜悦情绪。

想到一句歌词：“你是田野吹来的风……”
风中，会送来虫鸣声，是秋虫的鸣声。

晴好的白天，蛐蛐在田野中吟唱。青绿色的蛐蛐，翅如明镜，振翅鸣唱，清脆、嘹亮，是田野最欢快的歌者。黄昏，便是蟋蟀、纺织娘的天下。蟋蟀，在在有之，无处不在的蟋蟀，把秋天吟唱成一个交响的天下，音响时高时低，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唱出一种秋的复杂和圆融。纺织娘很特别，她喜欢晴朗的秋夜，她的歌，似乎就是唱给月亮听的，歌声太过纯净，太过明朗，太过浪漫，也只有天上那一轮明月，才配得上对纺织娘的倾听，因为，天上有牛郎，有织女，纺织娘的吟唱，是在为织女编织思恋的匹练。

秋虫，在秋风中吟唱；秋风，在为他们传颂。

秋渐深，深至秋末，秋风便送来大雁的鸣声。

雁南飞，秋愈深，天愈寒。人字形，一字形，姿态就美，翩翩然，是秋空中最美的舞姿。雁的鸣声，在秋晨，在黄昏，秋晨的雁鸣声，最是惊心，“雁飞霜月天”，那一个秋晨，月挂西天，霜满坡。惊醒了游子之梦，拉长了思妇深愁。

秋风猎猎，雁鸣声声；雁声悲，秋风凉，凉到深处是得凉，是心凉。
秋深到一定程度，秋叶落了，秋草枯了。

临秋风，是阵阵的衰枯的味道。站立高处，看落叶凋零，风萧萧兮木叶下；眺望远野，枯草离离，到处是一片衰草连天的景象。使人伤心，让人悲凉。不过，也无须伤之过甚。《易经》上说：“剥尽必复”“否极泰来”。衰枯，只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退场的时候，它也是一种积蓄，是一种力量的蕴藏，叶落草黄的衰枯，实则是“情冲蕴生，枯冲有荣”。

秋天，临风，临秋风。
风中，有秋香，有五彩，有天籁，更有百感交集的生命感悟。

